

葛剑雄 著

# 悠悠长水

谭其骅传  
(精简版)

# 谭其骅

传

文匯出版社



禹貢九州山川之圖

# 悠悠长水

谭其骧传

(精简版)

葛剑雄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悠悠长水:谭其骧传:精简版/葛剑雄著. — 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18.2

ISBN 978-7-5496-2338-9

I. ①悠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谭其骧-传记 IV. ①K82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3735号

---

## 悠悠长水

——谭其骧传(精简版)

作 者 / 葛剑雄

责任编辑 / 鲍广丽

封面装帧 / 王 翔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 邮政编码200041 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422千字

印 张 / 26.25

ISBN 978-7-5496-2338-9

定 价 / 59.00元

文  
汇  
传  
记



求是师求真，要求是求真，必先辨是非真假。要明辨是非真假，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，弃绝成见，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，修订各宗各派之是之真。

学术之趋向可变，求是之精神不可变。

历史好比演剧，地理就是舞台；如果找不到舞台，哪里看得到戏剧！

谭其骧

# 引言

1984年1月3日，先师谭其骧先生为他自己的论文集《长水集》写了一篇自序，在结尾写道：“最后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集子何以要以长水为名。这并无深意，不过因为我是嘉兴人，据六朝人记载，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。”

在协助先生编辑《长水集》后，我撰写了一篇题为《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——读谭其骧〈长水集〉》的读书心得（载《历史地理》第五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谈到我对“长水”二字的联想：“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先生在历史地理这块处女地中经过辛勤的耕耘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今天，先生虽已年逾古稀，还是孜孜不倦，夜以继日，为祖国，为学术，为下一代无私地贡献出余年，正像那长年的流水，始终在滋润大地，催人奋进！”

这一联想和解释得到了先生的赞成。1988年，他收到蔡尚思先生来信，亦将“长水”理解为细水长流。在4月24日给蔡先生的复信中，他写道：“《长水集》之长水，在您之前已有人解作细水长流。我看这样解释虽非我原意，却比原意好，我愿意接受。且此解含有祝贺之意，太谢谢了。”

遗憾的是，我们的良好祝愿没有能成为事实。1991年10月18日中午，年逾八十的他突发脑溢血，尽管他的生命顽强地延续到了1992年8月26日，但他的工作至此画上了句号。

1992年8月28日凌晨，就在送走先生的遗体后，我骑车穿行在宁静的街道，赶回学校筹办先生的丧事。先生最后十几年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又浮现在脑海，随着车轮的不停旋转，我仿佛从1978年走到了1992年，思绪中最终跳出了四个字——“悠悠长水”。我拟了一副挽联，请中文系的老师修改后，在告别仪式上挂在先生遗像两边：

基肇《禹贡》，功成《图集》，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；  
泽被士林，化导实学，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。

1993年5月17日晚上，当我整理完先生的遗稿，编成《长水集续编》时，又在编后记的基础上写成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。当时已是18日的2点，我将文章命名为《悠悠长水——怀季龙先师》，寄往《读书》杂志。

当我准备为先生作传时，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四个字。我相信，先生地下有知，肯定也会赞成以此为他传记的书名。

1980年，《晋阳学刊》编辑部向先生索自传。先生收到后并未置理，我知道后问起，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不是念书就是教书，有什么好写？”我说：“你觉得很平常的事，在我们看来就不平常；当时看来很平常的事，以后就会变得不平常。”我指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别人的自传或传记说：“他们不也是念书、教书吗？”其他师友也这样劝他，我还自荐替他起草初稿，终于获得他的首肯。11月1日和7日，他两次给我谈了自己的经历，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我作了记录和录音，这盘音带如今珍藏在我的书房。12月间，经他改定的自传寄往《晋阳学刊》。稍后我又为他起草了另一篇自传，以后编入“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”。

此后的十余年间，我作为先生的助手，经常随他外出开会、工作或参加学术活动，有时一年有十多次，有的一次长达数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时承警欬。由于他已半身不遂，行动不便，我一般都不离咫尺。或于工作之余，或在旅途之中，或当饭后茶余，先生往往忆及故人，谈及往事；我也不时询问，先生总是耐心作答，一时记不得的，以后或许又会提及。时间一长，我对先生的经历行状了解渐深，他也告诉了我一些从未向旁人透露过的私事。至于先生在这十余年间的事，即使我未亲历，他也会及时告诉我。例如1985年至1986年我有一年时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，他给我的信上总是详细地写着他身边的情况，最长的信有七页、近万言之多。

记得有一次我去先生处，他正在阅读蒋天枢先生所写的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，在有的页上还写有他的批语。他翻到一段让我看，上面写着陈寅恪在“文革”中曾要助手为他作学传，助手迫于形势，只能违心地说“都已忘了”，陈听后说：“忘了好，免得中毒。”先生不胜感慨地说：“陈寅老真可怜，一辈子的学



问没有能传下来。”又对我说：“你随我多年，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，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。”我表示一定要为他写一部传记，他说可以，“但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。”此后，他除了将新完成或发表的文章交我收藏外，还陆续交给我一些旧稿和资料。有时记完日记时对我说：“我是只记流水账，但也不是没有用，以后你可以看。”

先生辞世后，哲嗣德睿兄将全部遗著遗物，包括先生的日记、书信、文稿、照片和有关资料，都交我自由使用。先生的弟弟其飞先生审阅了部分初稿，并详细地解答了我的提问。得知我在写先生的传记，谢兴尧、胡厚宣、周一良、王锺翰、洪廷彦、胡绳武、张允和、邓锐龄、吕东明、刘宗弼、高德、王煦华、徐常太、邹逸麟、赵永复、张修桂、史为乐、周振鹤、刘统、靳润成等前辈、师友，或向我提供了先生的书信或有关资料，或接受了我的采访。这些都弥补了我原来了解的不足，也为传记能尽可能符合先生实际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遵照先生的嘱托，传记应该完全尊重历史事实，做到实事求是。这就要求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，客观地记录事实，公正地发表议论。所以尽管先生是我的恩师，我们之间有割不断的感情纽带，但在撰写传记时我只能将他作为传主，作为一位历史人物。出于这样的目的，也为了行文的便利，传记中省略了一切尊称。但我并不回避我所经历或与我有关的事实，并大量采用了先生直接告诉我的各种情况，我想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1992年3月，我在处理谭其骧的来信时，见到了一封2月21日发自美国传记研究所的信件，通知他已入选该所将在1993年中出版的《500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》，这是该所为庆祝成立25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世界性名人录，仅收录以往四分之一世纪间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精英，即富有想象力、智慧和社会责任感的领袖人物。

当时的谭其骧已躺在上海华东医院三楼一间单人病房中，去年突然发作的脑溢血，加上1978年就开始的脑血栓，使他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，手脚也不能自由行动。我将信件放在他眼前，大声告诉他这一消息，他似懂非懂地看着我，和平时一样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嘴里发出谁也无法理解的声音。或许他已经听懂了我的话，或许他根本不知道，我无法肯定，因为直到六个月后逝世，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我曾经试图让他用点头摇头或眨眼的方法表达意见，或者在他比较能活动的右手夹上一支铅笔，但都失败了。

当《文汇报》刊出这条消息时，大多数注意到的读者感到很意外：谭其骧，历史地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复旦大学教授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主编，凭这些就能成为过去25年间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0人之一吗？也有些人知道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是一本重要的书，但编一本书就有那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吗？

和绝大多数科学家一样，谭其骧只为少数人所知。要是他没有主编过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知道的人必定会更少。

他的经历很简单，从6岁开始到82岁逝世都没有离开学校——先是读书：私塾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院；再是教书：辅仁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学海书院、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，而从1950年以后的42年间，他的工作

单位就一直是复旦大学。

他的工作也很单纯,从20岁登上讲台,就是上课和作研究。

虽然他上课的内容万变不离其宗,不外乎中国古代史、中国历史地理、中国地理、文化史、社会史,但听课的对象却形形色色:本科的,专业的、非专业的,硕士的、博士的,抗战时给国军的将官班上过地理课,1963年给林彪的妻子叶群讲过历史地理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给工厂的工人上过历史课,也给当时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两位外国留学生之一、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单独上过课,晚年还给不少学术界人士和党政官员作过学术报告。

他的研究领域虽广,也没有超过所讲的范围,他作考证,搞调查,写论文,编地图,与其他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藏书逾万卷,但都是普通版本,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,这就是他写论文的主要依据。他也查各种地图,包括打上“内部”“机密”字样的大比例尺地图,但其他研究人员也都能看到。晚年的他看到了我们用电脑打印的文稿,但他的左手已经不能运动自如,否则,他说也会学习电脑,所以他终身用笔——毛笔、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,也与常人无异。但他编的地图集出自毛泽东主席的提议,先后为这部地图集作过指示、参与过领导、解决过问题、表示过关心的有周恩来、胡耀邦、李先念、胡启立、胡乔木、吴学谦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吴晗、胡绳等,也有林彪、康生、陈伯达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,曾经惊动过中共中央书记处、外交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共上海市委和数以十计的有关省市自治区或更基层的政府,也引来过海外的大量报道、外国政府的关注和驻华大使馆的照会。

他写的论文、作的报告都是复原过去,却关系今天的生态环境、防灾减灾、国土整治、经济开发、文化建设和学术繁荣,关系到黄河、长江、海河、运河、太湖、洞庭湖、鄱阳湖、渤海湾、上海沿海的未来。

他一生没有做官,民国年间没有出任过任何官职,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,但他在复旦大学担任的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或许能算成正处级干部。他在16岁时有过一段短暂的革命史,当了不足一年的共青团员。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九三学社成员,一度任复旦大学支社的主任委员,晚年获得“中央参议委员”的荣衔。年过七十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是一名普通党员。他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政协常委,不过谁都知道,这些都不是什么官。

从17岁以后,他就不想再问政治,但政治没有放过他,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他的一生经历了五卅运动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、四一二事变、

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建立，也经历了土地改革、三反五反、思想改造、反胡风集团、整风“反右”、大跃进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、三年困难时期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、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、打倒四人帮、拨乱反正、解放思想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、改革开放。历史给他留下了风霜雨露的印记，他与中国一起度过了翻天覆地的82年。

我曾经设想过：要是谭其骧17岁后继续参加革命，他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或政府的高层领导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要是他新中国成立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，他完全可能担任大学校长或更高的职务。要是他在1978年没有得病，要是他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》和其他重大项目就能在他手中完成。要是那天他没有倒在地上，或者得到更及时地抢救，或许他能活到今天。但历史不需要任何假设，历史造就了一切，要是这些假设成立，也就没有谭其骧其人其事了。

本书要写的，就是谭其骧的一生。

# 目 录

## ■ 引言

## ■ 卷首

## ■ 第一章 家世和童年

盛极而衰的家庭 / 003

发蒙海盐 求学秀州 / 006

## ■ 第二章 短暂的革命和大学生活

革命大学中的革命生涯 / 011

暨南三年 / 013

## ■ 第三章 “应列第一”的燕大研究院毕业生

师生之争：步入学术之始 / 021

邓之诚——另一位恩师 / 028

第一篇论文——《湖南人由来考》 / 029

丰收的两年 / 032

## ■ 第四章 最值得怀念的岁月

登上大学讲台 / 041

编纂馆藏方志目录：北图三年 / 042

故都风物最宜人 / 046

■ 第五章 编《禹贡》始末	
学会发轫 《禹贡》出版	/ 053
和而不同：顾谭之争	/ 054
南下广州 告别《禹贡》	/ 058
■ 第六章 不幸的婚姻	/ 067
■ 第七章 重回北平	/ 075
■ 第八章 遵义六年	
奔向大后方	/ 085
流亡大学中乐育英才	/ 086
替“杨保”立传 为霞客正名	/ 097
正义结成师生情	/ 101
■ 第九章 复员杭州	
东归途中	/ 107
两校教授：谭其骧和谭季龙	/ 109
艰难岁月 锲而不舍	/ 112
迎接新中国	/ 117
■ 第十章 从土改、思想改造到肃反	
五河县乔集村土改	/ 124
灵璧县西叶村土改	/ 128
第一次政治运动	/ 132
反贪污轰轰烈烈	/ 136
刘大杰事件 运动降温	/ 137
第二阶段运动：思想改造	/ 139

反胡风和肃反运动 / 151

## ■ 第十一章 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上)

一个千年的梦想 / 162

杨图委员会成立, 应召进京 / 165

八年辛劳, 功亏一篑 / 176

## ■ 第十二章 从“反右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

整风“反右” 有惊无险 / 197

跃进再跃进 / 199

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自愿作典型 / 201

与郭沫若商榷 / 205

乍寒还暖时节 / 212

不速之客: 叶群就教 / 215

山雨欲来 / 219

## ■ 第十三章 史无前例的遭遇

在劫难逃 / 235

“一批二用” / 252

“政治任务”——接待外宾和出访 / 260

为毛泽东注释“大字本” / 269

“当选”四届人大代表 / 275

## ■ 第十四章 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下)

“批”字当头 恢复编绘 / 287

忍辱负重 / 294

主客易位: 上海市革会成了主办单位 / 298

“为政治服务” / 304

北京审图	/ 310
西北边界 波澜又起	/ 321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修订出版	/ 326
“政治错误”种种 出版阻力重重	/ 331
艰难的胜利	/ 338

## ■ 第十五章 荣誉与烦恼

加入中共	/ 348
从“匡谬”到“正误”：对《李白与杜甫》的批评	/ 353
会见美国总统里根	/ 357
流产的“路线斗争”	/ 360
“诸葛亮躬耕地”风波	/ 364
名人的另一面	/ 369

## ■ 第十六章 最后的奉献

“我不会死，我还要好起来继续工作的。”	/ 378
“你们应该超过我”	/ 380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：编绘《国家历史地图集》	/ 383
“我还是要说真话”	/ 386
超越死亡	/ 388

## ■ 后记

## ■ 再版后记

## ■ 精简版后记



第一章

家世和童年